

雷洋“如何死亡”重于“是否嫖娼”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雷洋是否嫖娼的确需要说明,但“如何死亡”显然更加重要,过于强调前者难免会导致整个案件失去焦点。雷洋的莫名死亡像一枚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公众的目光,折射的正是人们对于依法治国的期待和信心。

为”,“一直依法进行”。

在舆论的连日关注与追问之下,警方终于对雷洋案给出了一份较为详细的回应。然而有法律人士指出:纵观这一回应,会发现警方真正说明的一点只是“雷洋确实嫖娼了”,而真正核心的问题“雷洋是怎么死的”,依旧云山雾罩。雷洋是否嫖娼的确需要说明,但过于强调此事只会导致对死者的污名化。而且,这与“雷洋是如何死亡的”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目前,公众与雷洋家人最关心问题仍然是而且只会是案情本身,而警方的说法却让不少人找出了纰漏。首先,目前昌平警方仍未出具一个能充分证明抓嫖过程中“现场执法无过激行为”的证据,仅靠一句说辞是难以自证清白的。警方说是因为便衣办案,所以“没有记录仪”,“当时用手机进行了记录”,

“在制伏过程中,场面混乱,手机掉地摔坏”。不仅如此,根据相关报道,附近的监控探头也坏了。这一串的巧合很可能是真的,但也难免让人疑窦丛生。而据报道,有业内维修手机的技术人员称,即使手机被摔坏,只要手机“字库”不坏,手机内的视频数据均可提取。相信这不应该成为警方调取视频证据的技术门槛。

其次,也有法律界人士质疑,便衣警察在足疗店外面抓嫖,涉嫌程序错误。当时,办案便衣限制雷洋人身自由的理由是什么?这一点必须予以说明。因为假如警方可以随意违反程序,民众难免自危。同时,警方回应中称“一直依法进行”。那么,在一起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嫖娼案中,“2名警力加3个辅警,用时约20分钟”控制住一名嫌疑人,最终嫌疑人“莫名死亡”。公众不得

不追问,相关警械是如何“依法”使用的?这与该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吗?

数日已过,因为相应证据的缺失,对真相的追问依然在路上。公众对于雷洋案抛出一个又一个问号,这些问号不能仅仅靠警方自说自话,不能让涉事派出所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自证清白,而应依靠既有的法律程序。如同有律师所指出的,雷洋案中几位警察涉嫌职务犯罪,警方应当回避,必须由第三方来独立调查这件事。

公民雷洋的莫名死亡像一枚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公众的目光,折射的也是人们对于依法治国的期待。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之下,每个人都希望看到一个公民莫名消失的生命能得到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真相,以及应有的公平与正义。

相关新闻详见本报今日A29版

半岛都市报

本报地址
青岛市南京路110号

邮编
266071

传真(0532)
80889000
80889517

报纸发行(0532)
82805661

报纸广告(0532)
80889888

半岛热线
96663

半岛互动平台



半岛客户端



半岛都市报官方微信
bandaobao



半岛都市报官方微博
weibo.com/bdnews



半岛发行
bd82805661



半岛小账号配送
xiaoluohaopeisong



5月11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警方对于事件中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警方称,对现场提取的避孕套进行了DNA鉴定,能够证实雷某进行了嫖娼行为,从卖淫女的供述、指认,以及场所其他人员的供述和指认,能够认定雷某的嫖娼行为。另外,警方称“现场执法无过激行

■漫画评论

“保健品神话”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武洁

每克售价高达千元的“极草”,日前被国家相关部门从保健品中“除名”。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火热的保健品市场背后,是大量保健品依靠炒作概念、夸大宣传等占领市场,成本和研发费用则只占很小比例。(5月11日《新快报》)

尽管有过太多包治百病的“保健品”骗局,最终被戳穿得体无完肤,也有太多的上当者后悔不已,但是这并不影响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品”问世。那么,“保健品神话”的生命力何以能如此之强?简单归咎于公众警惕性的缺乏,对于保健品的营销术不

长记性,恐怕也未必公允。

事实上,相比“保健神话”之神,正规卫生保健服务缺位,公众的保健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其实才是让“保健”骗局层出不穷的根源。由于保健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效益,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对于预防保健工作有意无意地忽视,而医疗体制本身也存在“重治疗,轻保健”现状。所以,相比戳穿“天价保健品”骗局个案,“保健品神话”究竟是如何炼成的?为何总能改头换面风靡一时?保健品的专业认证与监管是否缺位?正规的保健服务究竟能从哪里获得?这些才更需要追问。



漫画/朱慧卿

■热点评说

干部坐牢仍领工资,谁在装聋作哑?

□本报评论员 李红梅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林业局副站长李新奇10多年不上班,在外做自己的生意,可单位里的工资却照发不误。更匪夷所思的是,李新奇3年前因为倒卖烟草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目前正在监狱服刑将近两年,但每月仍领5000多元工资。(5月11日《华西都市报》)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分配制度,可有些人却可以干着自己的私活,领着

国家的俸禄。近几年,尽管各地对“吃空饷”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但“干部坐牢仍领工资”表明“吃空饷”现象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还在不断创造新的高度。倘若不是有人爆料,真不敢相信世上有这样的“美差”。

干部10多年不上班在外做生意,其所在单位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何却长期放任其“吃空饷”?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以来,陕西省多次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整治工

明确对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未实际到岗工作的“吃空饷”人员要进行清退。而且,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公务人员如触犯刑法,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应负刑事责任,开除公职。然而,扶风县林业局、林业局、组织部、纪委等责任部门互相踢皮球,都知道李新奇不在岗领工资,但都装聋作哑,无视相关规定,放任李新奇继续“吃空饷”,颇有“葱花钱不心疼”“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意味。

做自己的生意,照领工资不误,哪怕犯罪坐牢了,也照样享受正常的工资待遇,这样的“美事儿”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坐牢仍吃空饷”,到底是因为李新奇神通广大、后台强硬,还是因为相关部门装聋作哑、失职渎职?这些问题亟待更高层级的部门介入调查,不仅要查“吃空饷”资金上缴财政,对造成“吃空饷”的相关领导人员,也要追究党纪、政纪乃至法律责任。

■观察家

“丢肾事件”反转,打了谁的脸?

□邓海建

做了个胸腔手术,几个月后却发现自己的右肾没有了。5月8日,媒体报道了“丢肾”男子到南京总医院做检查。5月10日,安徽男子徐州手术后“丢肾”事件又有新进展。晚上8点左右,记者收到了刘永伟儿子的短信,他表示父亲的报告已经在昨天拿到,南京总医院给出的结果为:考虑为外伤后右肾移位、变形、萎缩。(5月11日《现代快报》)

如今看来,所谓“丢肾事件”,不过

虚惊一场。而此事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大概起码有两个背景使然:一,医患失信由来已久,“患者永恒有理、医者永恒暴利”成了不少人判断医疗事件是非真假的魔咒。二,在民间,“医生偷肾”传言已久,尽管一些专业网站多次邀约肾移植专业医生论证谣言之伪,但更多权威医疗机构懒得或不屑于辟谣,令此类顽固谣言仍大有市场。

更直接的问题在于:当患者对右肾存疑,而院方的解释又无法令其信服

时候,舆论以怎样的姿态“帮衬”这种不信任?试想一下,如果舆论在传播“丢肾事件”的同时,兼顾着搭载一篇科普文章,哪怕是作为“平衡声音”,起码也能落得个“公道在人心”。但为何,在信息筛选与过滤的时候,只有被放大的患者的焦虑?这种火上浇油的姿态,乍看起来是帮弱势群体发声,其实是在医患伤口上撒盐。

当然,与谣言同样可怕的,是此事中的推诿扯皮,一步步把“丢肾事件”送进

了舆论场的激流。在刘永伟的“万里追肾路”上,医患沟通办公室“让他找当地法院”,法院说这属于刑事案件“让他去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让他找当地的12345”,“12345”又被推到“12348”,“12348”又把他引到徐州医患调解中心办公室……这一路奔波与无助,足以成为重塑医患关系、问责权力作为的典型样本。

一颗被误会的肾,事件反转,却不见得就是谁的胜利。这一路上,不只谣言被打脸。